

澳門女性性工作者： 工作情況及健康風險評估 2009

研究項目負責人及報告作者：
蔡玉萍（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
李蕙姬（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衛生局）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防治愛滋病委員會

致 謝

是次研究的經費來自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防治愛滋病委員會。香港中文大學研究辦事處和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為研究提供行政支援。防治愛滋病委員會秘書處協助接觸受訪者方面提供了重要支援。我們很感謝委員會秘書長林松醫生在整個研究過程對我們的支持和寶貴意見，以及澳門衛生局公共衛生化驗所在問卷調查及血液檢測中的支持和協助。鄭文荃、徐敏姿和羅堃怡，這三位主要田野工作者的毫無保留的努力使到研究可順利完成。我們亦非常感謝彭錮妮，杜平和呂清湖，以及澳門的喇合事工在問卷調查工作中的幫助。香港性工作外展組織青鳥外展服務員的參與使到問卷調查可預期完成。最後如果不是眾多性工作工作者的熱心參與，與我們分享她們最私穩的資料，這個研究亦不能完成，在此我們衷心的向所有的調查參與者致謝。

目錄

致謝	I
目錄	II
圖表目錄	III
調查研究	1
前言	1
研究方法	3
研究設計	3
研究對象和場地(setting)	3
資料收集	5
血液樣本檢驗的試劑和檢驗人員	7
調查結果	8
中國籍受訪者	8
個人背景	8
遷移來澳過程	10
性工作歷史和工作情況	12
員警拘捕及濫權情況	15
性病感染情況	15
安全套使用情況	17
性病愛滋病知識	21
客人使用暴力的情況	23
非中國籍受訪者	24
個人背景	24
來澳過程和歷史	26
性病愛滋病感染情況	27
安全套使用情況	28
性病愛滋病知識和態度	30
客人使用暴力的情況	32
總結	34
政策建議	39
參考文獻	42

圖表目錄

表一、問卷調查參與者的國籍，調查地點和方法	7
表二、中國籍受訪者的個人背景	9
表三、中國籍受訪者的到訪澳門的歷史	11
表四、中國籍受訪者的工作環境	14
表五、中國籍受訪者性病愛滋病感染情況	16
表六、中國籍受訪者安全套使用情況	20
表七、中國籍受訪者的性病愛滋病知識和態度	22
表八、中國籍受訪者過去一年遭受客人暴力對待的情況	23
表九、非中國籍受訪者的個人背景	25
表十、非中國籍受訪者的移民歷史	26
表十一、非中國籍受訪者性病愛滋病感染情況	27
表十二、非中國籍受訪者安全套使用情況	29
表十三、非中國籍受訪者的性病愛滋病知識和態度	31
表十四、非中國籍受訪者過去一年遭受客人暴力對待情況	33

前 言

以性換取金錢的女性，以下簡稱性工作者，在中國人社會是一個非常邊緣的社群 (Goodyear2008)。她們不但要面對和性工作有關的各種風險，還要面對社會對她們的標籤和歧視。社會往往無視很大部份女性從事性工作以照顧家人生活的現實，而視她們為道德淪落的一群 (Choi&Holroyd,2007)。性工作者又往往被視為性病的傳播媒介 (Hyde2007)，雖然往往是男性客人而非性工作者不願意在性交時使用安全套 (Choi, Cheng and Jiang, 2008)。性工作者在日常生活中不但時常要面對社會的歧視，客人的無理要求，還要面對被警員拘捕的風險。雖然這個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評估性工作者的健康風險，但我們希望指出的是，性工作的健康風險和她們的工作環境和大社會對她們的態度是息息相關的 (Yan et al., 2010)。我們希望透過展視性工作者在游說客人使用安全套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令社會更能明白這群處於邊緣的女性所面對的問題，她們的關注和需要。我們亦希望這報告的發表能為未來有關性工作政策制訂和健康干預工作帶來新的啟發和思維。

澳門是位於中國東南沿海的小城市，曾經被葡萄牙政府管理達四百多年，在1999年交還給中國並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但仍保有葡萄牙管理期間的大部份司法制度。根據澳門的法律，淫媒和操縱賣淫是刑事罪行，但成人之間自願進行的商業性交易並不犯法。在1997年，由於相信操控賣淫是黑社會重要的收入來源，新的法律規定，凡在公共地方或公眾可進入的地方，引誘或建議他人進行性行為，目的為取得金錢報酬或其他經濟利益者，可被科五千元罰款。若被科處罰款者為非本地居民，則可被驅逐出境。

澳門在過去二十年由一個小城鎮搖身變成亞太區一個著名的以博彩旅遊為主的娛樂中心。不可避免地，性行業也出現了相應的發展。這個行業吸引了世界各地，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如中國內地、東南亞和前蘇聯國家的女性前來工作。這些女性大部分都是短期旅遊或工作簽證的名義前來澳門。在本研究開展前為止，我們對這群女性的背境、工作環境和健康風險所知極小。我們相信搜集這些資料對未來制訂有效和具針對性的健康教育政策和干預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研究是香港中文大學和澳門特區政府防治愛滋委員會的共同研究。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在澳門娛樂場所和非場所內工作的來自四個不同國籍的女性（包括中國、俄羅斯、泰國和越南）之工作環境、健康風險、性病和愛滋病的知識等。研究分兩部份。第一部份是非場所性工作者之工作地點之實地考察和對性工作者的深入訪談。這部份的研究深入地探討性工作者對工作環境和自身健康風險的看法，以及她們所採取的對策。第二部份是問卷調查。問卷調查主要收集有關性工作者的性病感染率、性病愛滋病的知識、安全套使用情況和個人背境的數據。

研究方法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橫斷面 (cross-sectional study) 研究設計，研究對象包括兩大類群體 (population)：在澳門街頭招攬客人的中國籍女性性工作者和在澳門娛樂場所內工作的非中國籍女性性工作者。以結合服務和方便抽樣的方法招募參加者 (participants)，並通過結構性問卷調查、血液樣本檢驗和深入訪談來收集資料。以描述的方式處理資料和呈現研究結果。

研究對象和場地 (setting)

根據正式調查前的試調查發現，性工作者主要透過兩個途徑進入澳門工作。中國籍性工作者透過一為期兩星期的旅遊簽證進入澳門。非中國籍的性工作者則多是透過三個月的娛樂工作者簽證進入澳門。為數不少的中國籍性工作者是街頭性工作者，或俗稱的“企街”。但絕大部份的非中國籍性工作者則在各式的娛樂場所工作。

澳門沒有官方劃定的紅燈區，根據防治愛滋病委員會提供的資料，澳門街頭性工作者較多聚集的區域有兩個：祐漢橫巷和新馬路附近。其中約百分三十的研究對象是在祐漢區祐漢新村附近的二十多棟舊樓間的橫巷內等客的性工作者。這些七層高的舊樓每八棟分兩行排開，樓與樓間隔著一約四呎闊的小巷。每棟樓有兩個出入口，所有出入口都向著小巷。這些小巷間接把不同的樓相連成四通八達的建築群。小巷的泥地面多凹凸不平，牆上佈滿電線和水管。地面積水，果皮、紙屑、膠袋和香煙隨處可見。大部份舊樓的外牆灰黑，石灰剝落，外露的水喉和鐵架生鏽。出入口歪歪斜斜的排著鐵做的綠色紅字信箱，信箱上的號碼幾乎不能辨認。樓內沒有電梯。梯間和走廊因缺乏燈光照明，在黃昏後幾乎是伸手不見五指。每層樓有約四個單位。小姐（性工作者的俗稱）租住的單位多近出入口和較低層。這些單位以木板間開成多間約七十平方米的睡房。大部份睡房僅夠放一張雙人床，一個抽屜和一

兩張摺椅。房內沒有可供沖洗的設備，小姐和客人要使用單位內的公共洗手間。每房日租約七十澳門幣。在日間從早上十時許已有零星的性工作者或站或倚在橫巷閒聊等客。至晚上八時後，在每條小巷內等客的小姐有時可多至三十人。在這裡工作的小姐年紀較大，大多三十至四十歲。日間工作的小姐打扮很樸素，絕大部份沒有化妝，衣服是棉質襯衣配牛仔褲和便鞋。比較講究的會塗點口紅，穿背心和高跟鞋。她們很少主動拉客，頂多是以眼神和手勢示意路經男行人。晚間工作的小姐多塗厚粉和口紅，有些亦塗了鮮色眼影。她們普遍穿緊身衣和低胸背心，衣服領口也打得比較低，露出部份胸部。拉客也比較主動，會以言語游說客人和拉著不讓客人走。這裡的小姐收費由五十元至八十元不等，視乎小姐的年齡和服務，如口交就要額外收費。

另外百分七十的中國籍受訪者是從新馬路附近的旅館招募。新馬路是澳門的旅遊熱點之一。日間至晚上十時前街上多是人頭擁擠，附近滿佈馳名的傳統澳門特色小吃商店。這一帶旅館林立，這些旅館多是三至四層的樓房。採簡單的傳統中式設計。A旅館的裝潢是典型例子。A旅館是一棟三層高的建築物。門口牌面用漢字，英文和葡萄牙文寫著旅館名稱。門口兩旁的柱子分別寫上「華麗套房」和「冷氣電視」等字樣。旅館內裡裝潢簡陋，一上樓梯進入旅館正面便是一長方形的櫃檯，櫃檯後放著一張籐椅，旁邊牆壁貼了一塊寫了各個房間租客名字的牌子，並有日曆和揮春，還有許多告示，如「注意！不得在本旅店內煲煮食、打麻雀和賭博等，違者將停水停電。如發生事故一切後果由違者負責。」櫃檯前面則貼了三張財神海報。櫃檯右手面是一張長木椅，木椅子後面有一個小閣樓，內裡放了雜物和一個矮櫃，上面放了紅色花熱水瓶。旅館職員說這是茶水間和雜物房。櫃檯另一邊則有一張梳化，梳化位置的牆上有一幅頗大的彩色國畫。旅館每層約有二十間房間出租。房租由一百元至一百八十元不等。一個裝有冷氣和洗手間約八十平方呎的雙人房日租一百八十元，加一人租住額外加費三十元，如額外加住的一人是在晚上工作的性工作者，就要多加十元附加費。雖然收費不便宜，但房間陳設簡陋，洗手間設備多有損毀。廁所內的四方磚牆壁佈滿裂紋，坐廁上有啡黃色鐵鏽和污垢，很多水箱缺了上蓋，抽水系統很多時失靈要以膠盆盛水沖廁，洗手盆水龍頭通常是壞



了，要以花灑開水洗手。旅館走廊燈光昏暗，放有洗衣機供租客使用，亦擺放了許多雜物，如木板、紙箱等等。走廊盡頭有陽光照射的地方，供租客掠曬衣物。旅館規定租客每天下午二時交房租。小姐以租住的房間做生意。每天早上約十一時許已有小姐坐在旅館大堂樓梯和長椅或是站在旅館門口等客。在這裡工作的小姐年紀老中青皆有，年齡以三十歲以上居多。她們打扮亦各式各式，很多以橡皮圈把黑直長髮全部盤在腦後成一馬尾，衣服以棉質襯衣牛仔褲和跑鞋為主。化妝亦只是塗點口紅。打扮比較考究的會穿喱士低胸背心、緊身衣、長靴和高跟鞋。這裡的小姐全套服務（包括洗澡、陰道交和按摩）收費由一百元起，過夜額外收費。

至於俄羅斯、泰國和越南籍的在娛樂場所工作的女性，由於是透過取得娛樂業工作的簽證在澳門停留¹，政府規定她們每年必須每三個月一次到政府化驗所接受愛滋病毒抗體檢查。只有化驗結果呈陰性並取得健康證明的才能申請簽證延期。這些定期到政府公共衛生化驗所檢查女性，就成為我們的調查對象。

資料收集

本研究通過結合對性工作者的服務來收集資料。研究是外展服務的一部份。提供外展服務的工作人員，其中包括受過專業培訓的醫護人員在過程中有雙重身份－她們既需要向性工作者提供有關預防性病愛滋病的知識，派發安全套和性病預防知識的小冊子，為她們做免費的梅毒和愛滋病的快速測試，即時向她們匯報測試結果，向測試結果呈陽性的性工作者進行即時的輔導服務和轉介工作，亦需要同時進行問卷調查的資料搜集工作。這個研究和服務相結合的設計有兩大優點：首先因為現時在澳門的性工作者大部份是外來的短期逗留者。一方面她們對本地的醫療體系缺乏瞭解，另一方面她們外來者的身份亦使她們未能受惠政府提供的大部份醫療服務。調查小組考慮到這邊緣社群在

¹在澳門，娛樂場所指的是夜總會、桑拿。但並不包括髮廊，卡拉OK，酒吧。在澳門，沒有和性工作有關的髮廊存在。所有非澳門居民，在澳門工作時均需取得工作簽證。在娛樂場所工作的非本地居民，不論何種工作，均需取得政府衛生局的的健康證明，才可取得簽證或簽證延期。工作簽證上工作是舞蹈員或按摩師等。



澳門缺乏醫療服務的現實和她們這方面的需要，遂希望透過是次的研究機會向她們提供一些基本的性病愛滋病的知識和測試服務。其二，因為社會普遍對性工作者存在偏見，要取得這社群的信任和遊說她們參加調查和提供真實的資料亦是一項非常困難的工作。外展服務的提供無疑增加了性工作者對調查人員的信任，亦大大提高她們參加調查的興趣。服務的提供亦為調查者提供一個合理的角色在這社群進行研究。事實上，大部份參加研究的性工作者亦向我們表示，因為服務的提供使她們相信我們是真心關注她們的境況，令她們更願意真誠的與我們分享她們最私人的資料。

因為這個服務和研究相結合的設計，我們的外展調查員一到性工作者工作的場所，首先會向所有在場的性工作者作自我介紹，然後向她們分發一個健康教育禮物包。禮物包括性病和愛滋病知識的小冊子，具宣傳內容的小禮品和安全套。無論是否願意參加深入訪談和問卷調查的性工作者亦可得到這一禮物包。願意參加問卷調查的性工作者可免費即時和即場接受梅毒和愛滋病的快速測試和接受轉導。在完成問卷調查後，每一位參加調查的性工作者可另外得到一份價值約一百澳門元的禮物。為了確保參加者的權利，在參加者接受調查前，我們的調查人員向她們申明 1) 參與調查是完全自願性質的；2) 我們需得到每一位參加者的知情同意書；3) 梅毒和愛滋病的測試結果是不記名的，只以一編號確認；4) 問卷亦是不記名和以編號確認。我們希望透過這些程式做到最大的資料保密性，和保護每一位受訪者和接受調查者的私穩。

縱觀在祐漢橫巷和新馬路旅館工作的受訪者的收費和工作環境，她們在澳門的性行業應是中低檔的性工作者。為了接觸和招募這群女性參加是次調查，一行十二人受過專業研究調查培訓的女性外展員（包括本研究的兩位負責人）在2007年11月至2008年8月期間到訪這兩地區的不同地點，向工作中的性工作者分發性病愛滋病知識小冊子，實地觀察她們的工作環境和工作情況，和其中18位女性進行深入訪談，為另外113位進行免費梅毒和愛滋病快速測試和問卷調查。在與中國籍性工作者進行問卷調查時，是由一位受過專業培訓的訪問員與她們進行一對一的調查。在

深入訪談一部份，項目的研究人員先後到訪四個中國性工作者工作的場所進行了超過一百小時的實地觀察和與18位來自中國的女性性工作者進行深入訪談。每個訪談為時約一小時至三小時不等。

娛樂場所工作的女性每次到政府化驗所接受檢查，皆由她們工作場所的一位負責人帶領。我們透過與這些場所負責人相熟的化驗所工作人員先聯絡各負責人，向她們介紹我們是次調查的目的，並希望她們能夠支持是次調查。由2008年3月至6月期間，我們的兩位研究員長期在一政府化驗所擺設攤位，招募前來化驗的俄羅斯、泰國和越南籍女性參與是次研究。包括47位俄羅斯籍，59位泰國籍和272位越南籍完成調查。基於言語障礙，我們未能與其他國籍的參與者進行一對一的調查。我們向每一位非中國籍的參加者分發一份已翻譯成她們母語的問卷予她們自行填寫。為了確保問卷的翻譯無誤，我們先聘請一間專業翻譯公司為我們把問卷翻譯成俄羅斯文、泰文和越南文。再聘請另一間翻譯公司把已翻譯成俄羅斯文、泰文和越南文的問卷翻譯成英文做相對照。

血液樣本檢驗的試劑和檢驗人員

我們總共完成491份有效問卷。表一報告問卷調查參與者的國籍、調查地點和方法。

國籍	人數	簽證	調查時間	調查地點	調查方法
中國大陸	113	旅遊簽證	2007年11月	祐漢橫巷和新馬路旅館	訪談員一對一訪談
俄羅斯	47	工作簽證	2008年3至6月	政府化驗所	自填問卷
越南	272	工作簽證	2008年3至6月	政府化驗所	自填問卷
泰國	59	工作簽證	2008年3至6月	政府化驗所	自填問卷
完成問卷總數	491				

調查結果

中國籍受訪者

以下這部份總結完成問卷調查的113位由中國大陸來澳的女性性工作者的個人背景、移民歷史、工作情況、性病感染率、性病愛滋病知識和態度、安全套使用率和客人使用暴力的情況。同時，我們亦會報告研究員實地觀察和深入訪談所搜集得來的資料。

個人背景

我們所接觸的大部份從中國大陸來澳工作的性工作者都是中下階層人士：中年、農村戶口和受過很少教育。其中相當一部份是離了婚的女性以性工作賺取生計照顧家人和孩子（見表二）。113名中國籍受訪者的平均年齡為31.94歲。教育程度方面，約百分之十沒有受過任何正規教育，四分之一是小學程度，略少過四成（37%）是初中教育程度，約三成（28%）是高中教育程度。超過四成完全不懂英語，另外四成半自評英語程度很差，只有約一成自評略懂英語。大部份的受訪者（58.4%）來自中國大陸農村，18%來自城鎮，23%來自城市。約一半（46%）的受訪者是離婚人士，另外三成半已婚，只有約二成是單身。超過四成（41.6%）的受訪者有非商業交易的固定性伴侶。百分之七十（72.6%）的受訪者育有孩子。在育有孩子的受訪者中，差不多一半（46%）說她們是孩子的主要供養人。除了一名受訪者外，全部的受訪者都與在中國的家人保持經常性的聯繫，這一結果排除了受訪者是被綁架或販賣來澳門工作的可能性。超過八成（83.2%）的受訪者有固定匯款給在大陸的家人，說明大部份受訪者對家庭經濟的貢獻。只有三名（2.7%）受訪者報告是吸毒者。

表二、中國籍受訪者的個人背景

	人數	百分率
平均年齡	31.94 (SD=6.59)	
教育程度		
沒有受過正規教育	11	9.7%
小學	28	24.8%
初中	42	37.2%
高中	32	28.4%
英文程度		
完全不懂	47	41.6%
不好	53	46.9%
普通	13	11.5%
常規居住地		
農村	66	58.4%
鎮	21	18.6%
城市	26	23.0%
婚姻情況		
已婚/同居	40	35.4%
離異	52	46.0%
單身	21	18.6%
固定性伴侶		
有	47	41.6%
沒有	66	58.4%
與家人保持經常性聯繫		
有	112	99.1%
沒有	1	0.9%
滙款給家人		
有	94	83.2%
沒有	17	16.8%
孩子		
有	82	72.6%
沒有	31	27.4%
孩子的唯一經濟撫養人 (N=82)		
是	38	46.3%
不是	44	53.7%
吸食毒品		
有	3	2.7%
沒有	110	97.3%



遷移來澳過程

在113名中國籍受訪者中，21人（18.6%）是首次來澳門工作。大部份曾經到澳門超過一次（81.4%）。最早到澳門的受訪者第一次來澳門為1999年。大部份受訪者首次到訪澳門為2006年（詳見表三）。這些數字顯示大部份受訪者在短時間內多次到訪澳門。在113名受訪者中，最近一次到訪澳門的平均逗留時間為三個月。大部份受訪者（75%）表明離開澳門後會先回家，但有25%受訪者表明在離開澳門後會立即到其他地方繼續性工作。珠海，一個鄰近澳門的中國城市成了這群受訪者的最可能第二目的地，其次為中國大陸其他城市和香港。兩位受訪者表明在離開澳門後會嘗試到泰國和台灣尋找工作機會。這群受訪者的流動性又一次證明區域性網絡的普遍性和地區間在開展性病預防和教育工作時必須尋求合作的重要性。



表三、中國籍受訪者的到訪澳門的歷史

	人數	百分率
初次到訪澳門年份		
1999	1	0.9%
2000	1	0.9%
2002	2	1.8%
2003	2	1.8%
2004	5	4.5%
2005	10	9.0%
2006	26	23.2%
2007年 11 月前	45	38.8%
2007 11月或後	21	18.8%
平均留澳時間		3 個月
離開澳門後首目的地		
家	85	75.2%
其他地方	28	24.8%
如其他地方，下一目的地 (人數=28)		
珠海	7	25.0%
中國其他地方	6	21.4%
香港	4	14.3%
泰國	1	3.6%
台灣	1	3.6%
其他	9	32.1%



性工作歷史和工作情況

我們的中國籍受訪者全部為中低檔的自願性工作者。約五成（54%）是在澳門開始性工作，約四成首次向客人提供性服務地點為中國大陸，另外4%則是在香港開始性工作。這些資料說明在澳門的性工作者是一流動性極大的群體，她們在區域內不斷的尋求更佳的工作機會，並會經常轉換工作地點。她們不但經常轉換工作的地區，亦經常轉換工作的場所。雖然約六成（61%）一開始性工作已經是以自僱形式在街上和旅館招攬客人，但另外的四成在加入自僱行列前，曾經在不同場所工作。這些場所包括在中國內地的髮廊、按摩院、卡拉OK吧、夜總會、桑拿和賭場。初次開展性工作的平均年齡為29.4歲。我們的深入訪談資料顯示有相當一部份受訪者是在離婚後開始性工作。這原因解釋了為甚麼她們都是在比較大的年齡開始性工作。沒有資料顯示這些受訪者是被人口販子販賣的。約兩成（17.7%）的受訪者是自行到澳門尋找性工作的機會。大部份受訪者（72%）是通過友人介紹而找到現時的工作地點。很少部份（4.4%）是通過仲介公司到澳門工作。我們的深入訪談資料顯示，通過仲介公司到澳門工作的受訪者不能避免地都要向仲介人付出一筆可觀的介紹費（約三至四千人民幣）。令人驚奇的是，就算是通過朋友介紹來澳工作的受訪者，有時亦需向介紹人付出一筆為數不菲的介紹費。這些介紹人通常都是現在澳門或曾到澳門工作的性工作者。因此小姐間經常會為介紹費而發生衝突。

參加是次調查的中國籍受訪者收費很低。超過半數（56%）陰道交的收費一次是一百澳門元以下。約四成（41.4%）一次陰道交的收費介乎101至300澳門幣。因為她們每個客人收費低，因此需要在客人數量方面補足才能支付成本（包括旅費、介紹人費用、簽證費、申請簽證延期費用、房租和在澳門的生活費等）和維持一定的收入。中國籍受訪者中，在過去一個月每日平均客人數量為四人。但我們的深入訪談資料顯示，有時候客人的數量會多至每日15人。



作為亞太區的娛樂消閒中心，澳門每年也吸引了為數不少的遊客從世界各地前來耍樂。在接受調查的中國籍性工作者的客人國籍也很全球化，包括不同地區及種族的男性。這些男性包括澳門本地、香港、中國大陸、台灣、日本、印度／巴基斯坦籍，白種人和黑人男性。8%的受訪者在過去三個月曾向日本男客人提供服務；6.2%受訪者曾在過去三個月向印度／巴基斯坦籍男性提供服務；13.4%的受訪者曾在過去三個月向白人客人提供服務。至於曾在過去三個月向黑人男客人提供服務的受訪者則有百分之十（11.6%）。另外，6.2%的受訪者曾在過去三個月向其他非中國籍男客人提供服務。深入訪談的資料顯示，這些其他種類的非中國籍男客人多是菲律賓籍的男性。這些資料再一次證明全球化性網絡的發展快速和跨國性性病在澳門傳播風險正隨著這些跨國性性網絡的急速發展而增加（詳見表四）。

表四、中國籍受訪者的工作環境

	人數	百分率
開始從事性工作的地區		
澳門	61	54.0%
中國大陸	45	39.8%
香港	5	4.4%
其他地方	2	1.8%
開始從事性工作的場所		
賭場	1	0.9%
桑拿	8	7.1%
夜總會	7	6.2%
卡拉OK吧	6	5.3%
髮廊	11	9.7%
按摩院	6	5.3%
自僱 (街頭/旅館)	69	61.0%
其他	5	4.0%
開始從事性工作平均年齡	29.4 (SD=6.9)	
加入性工作的途徑		
自己	20	17.7%
透過家人介紹	1	0.9%
透過鄰居介紹	2	1.8%
透過友人介紹	85	72.2%
透過仲介公司	5	4.4%
過去一個月平均每天客人數量	4 (SD=2)	
過去三個月曾向以下客人提供服務的受訪者人數和百分比		
香港/澳門本地中國人	101	90.2%
中國大陸及台灣中國人	87	77.0%
日本人	9	8.0%
印度/巴基斯坦人	7	6.2%
白種人	15	13.4%
黑人	13	11.6%
基本性服務收費		
100澳門幣或以下	62	55.9%
101-300澳門幣	46	41.4%
301澳門幣或以上	3	2.7%



員警拘捕及濫權情況

上述的資料顯示中國籍受訪者的工作環境普遍有欠理想。頻繁的警方大規模掃黃及拘捕令她們面對更大的風險和壓力。在接受問卷調查113名中國籍受訪者中，接近三成（26%）在過去一年曾一次或多次被警方拘捕。雖然澳門向非中國籍的女性簽發工作證使得她們可以合法地在娛樂場所工作。但它對街頭性工作者的容忍就低得多（可能因為她們有些是非常居留，且並非持有工作簽證但卻在澳工作）。大規模的掃黃和搜捕行動在我們調查的祐漢區和新馬路一帶的平價旅館時有發生，尤其在大型慶典和節日前更是非常頻繁。首次被拘捕的受訪者在口頭警告和留有紀錄後會被釋放，再被拘捕者就會被逐出境。受訪者對被拘捕存有極大恐懼，不但因被拘捕和逐出境所帶來的經濟損失，亦害怕警方通知其家人時會洩露她們在澳門從事性工作的秘密。受訪者亦表示現時法例模糊不清。她們往往不知道自己是因為甚麼理因而被拘捕。

性病感染情況

在113名中國籍受訪者中，性病愛滋病感染比率很低。沒有受訪者在愛滋病快速測試中呈陽性。但在梅毒測試中，則有四名受訪者被證實曾經受感染。另外在問卷調查中，有五名受訪者報告曾受其他性病感染（詳見表五）。



表五、中國籍受訪者性病愛滋病感染情況

	人數	百分率
過去曾患以下性病人數及比率		
梅毒	1	0.9%
淋病	3	2.7%
生殖器皰疹及非淋病性尿道炎	1	0.9%
滴蟲性及黴菌性陰道炎	1	0.9%
從來沒有感染過性病	108	95.6%
過去三個月曾因下體不適或出現異常而求醫		
是	11	9.7%
否	102	90.3%
快速測試結果		
梅毒		
陽性	4	3.5%
陰性	109	96.5%
HIV (人數=112)		
陽性	0	0.0%
陰性	112	99.1%

安全套使用情況

雖然113名中國籍受訪者的性病感染率很低，但我們亦不應掉以輕心。這是因為仍有相當部份的性工作者不是每次與客人性交亦使用安全套。在這些受訪者中，過去三個月每次與客人性交亦使用安全套的比率是82.1%。而在沒有每次皆與客人使用安全套的另17.9%（20人）中，百分七十五解釋是因為客人拒絕使用安全套。在過去一年每次與客人性交亦使用安全套的比率是76.1%，比過去三個月的數字低了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社群的安全套使用比率相對中國其他城市的調查是屬於比較高的（Choi, Chen & Jiang, 2008）。但這些數字可能高估了實際的安全套使用比率，因為受訪者可能會虛報安全套使用比率藉以取得訪問員的認同。深入訪談和研究員的實地考察資料顯示，仍有相當部份的客人無視性病和愛滋病的風險而拒絕使用安全套。雖然絕大部份的受訪者極之關心自身的健康，對性病和愛滋病的風險亦有相當警覺性，但她們坦言在以下三種情況下，與客人使用安全套會遇上一定困難。第一，是對方是一個所謂的“熟客”。第二是客人喝了酒，第三是客人使用暴力。有超過三成（34.6%）的受訪者說她們最後一位無使用安全套的客人喝了酒，同時有超過四成（42.3%）說她們與最後一位沒有使用安全套的客人關係很熟絡。在接受深入訪談18位受訪者中，相當一部份的受訪者也有熟客，有些甚至會以“男朋友”或是“老公”稱呼熟客。很多受訪者理所當然地默認與熟客並非每次都使用安全套，因為與對方有一定的感情和信任。在這種情況下，安全套的使用就會被視為是破壞氣氛和不必要。至於酒精與安全套使用的關係最主要是因為酒精增加男性射精的困難。酒精亦減低男性客人對性病和愛滋病的警覺性和干擾他們的判斷。同時受訪者亦投訴很難遊說喝醉酒的客人使用安全套和向他們陳述不使用安全套對自身和他人健康所構所成的風險。

除了熟客和喝了酒的客人外，受訪者亦指出經濟壓力和客人使用暴力亦是安全套使用的主要障礙（在下一節我們會詳細分析客人使用暴力與安全套使用的關係）。大部份的受訪者面對極大的經濟壓力。在完成問卷的113名中國籍受訪者中，超過三成（36.3%）直言面對極大的經濟壓力，另外差不多五成（45.1%）說她們面對很大的經濟壓力。她們的主要經濟壓力來自相當一部份的受訪者是需要獨力撫養孩子的離婚人士。另外，有很多受訪者說來到澳門工作的費用對她們造成很大的經濟負擔。絕大部份的中國籍受訪者是以兩星期的旅遊簽證到澳門進行性工作。法例規定她們在簽證到期後可以先離開澳門到另一國家再回澳門申請多一星期的延期。為了申請簽證延期，很多受訪者不得不購買機票到如泰國、馬來西亞和星加坡等國家。因此，在澳門工作三星期的費用就必須包括從中國大陸到澳的旅費（三至五百元），在中國大陸申請簽證的費用（五百元左右），付給介紹人的費用（不是每個受訪者也要付費給仲介人，但有個案需付多至六千元），在澳門申請簽證延期的費用（包括購買來回機票到另一國家，約二千元），在澳門的租金和生活費（約四千元）。因此，受訪者估計在澳門工作三星期的基本成本約需八千元，即是約三百八十元一天。假使她們向每名客人收取一百元，那她們每天必須有四個客人或以上才足夠回本。如果她們向每名客人收取五十元，那她們每天必須起碼有八個客人才不至虧本。但澳門性行業競爭激烈，要每天招攬四至八個客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另外部份受訪者的賭博問題亦在她們巨大的經濟壓力上百上加斤。

在中國其他城市的研究顯示，在面對經濟壓力下，有部份性工作者會願意以較高價錢向客人提供沒有安全套的性服務。我們在澳門亦發現相同的現象。這情況特別容易發生在兩群性工作者身上。第一是年紀較大的受訪者，面對激烈競爭要每天成

功招攬四至八個客人其實是一件相當不容易的事，競爭力較弱的性工作者唯有以另類服務和手法吸引顧客，而願意不使用安全套就是其中一個吸引客人的手法。在新馬路的某旅館，我們的研究人員就曾碰到一位專門向不願意使用安全套的客人提供服務的性工作。她是公開的要求同場的性工作者把她們不要的客人（多數是不願意使用安全套的客人）轉介給她。她的手法雖然引來部份性工作者垢病和竊竊私語，但她們同時亦明白她的無奈和處境。除了因競爭力弱不得不接受客人不使用安全套的要求外，一些新加入性行業的性工作者亦比較容易接受客人不使用安全套但額外付費（通常是五十至二百元的額外費用）的要求。較其原因是大部份的性工作者來自中國農村，她們往往在未加入性工作行列前，對性病愛滋病的瞭解非常少，性病知識貧乏。作為一個新人，她們亦缺乏招攬客人的技巧、主動性和膽量。在這兩種因素下，加上面對經濟壓力，她們會較容易被客人的金錢攻勢引誘而不使用安全套。

不與客人使用安全套固然增加性病愛滋病傳播的風險，但安全套滑落和破裂的問題亦使性工作者感染性病的風險增加。事實上，安全套滑落和破裂的問題比不使用安全套更普遍。在完成問卷調查的受訪者中，就有差不多五成（46%）曾在過去三個月發生過安全套滑落的問題。另外，四分之一（25%）曾發生安全套破裂的情況。造成安全套滑落和破裂的原因複雜。深入訪談資料顯示，有部份原因是因為安全套質素欠佳，或是安全套太大或太小造成。很少性工作者會預備不同呎碼的安全套供客人使用。但大部份的受訪者認為造成安全套滑落及破裂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客人不負責任行為所造成。這些不負責任行為包括在性交途中偷偷把安全套拉下。

表六、中國籍受訪者安全套使用情況

	人數	百分率
過去三個月每次也與客人使用安全套 (人數=112)		
是	92	82.1%
否	20	17.9%
沒有與客人每次也使用安全套的理由(人數=20)		
客人拒絕	17	85%
其他原因	3	15%
過去一年每次也與客人使用安全套 (人數=111)		
是	85	76.6%
否	26	23.4%
最後一次無套性交的客人喝了酒 (人數=26)		
是	9	34.6%
否	14	53.8%
不知道	3	11.5%
與最後一次無套性交的客人的熟悉程度 (人數=26)		
完全不熟悉	6	23.1%
不是很熟悉	3	11.5%
有點熟悉	6	23.1%
非常熟絡	11	42.3%
過去三個月曾發生安全套滑落		
是	50	45.0%
否	61	55.0%
過去三個月曾發生安全套破裂		
是	30	27.0%
否	81	73.0%

性病愛滋病知識

絕大部份中國籍問卷調查受訪者對愛滋病的認知程度很高。超過一半（52.2%）認為如不每次也與客人使用安套，會有非常高受感染的風險，認為受感染風險高的也有40%。只有6.2%認為縱使不每次與客人使用安全套，受愛滋病感染風險也不高。受訪者同時非常害怕愛滋病。除了一名受訪者外，全部受訪者說她們非常害怕受愛滋病感染。雖然絕大部份受訪者明白自身受感染的風險，但她們的性病愛滋病知識普遍貧乏。這與她們的農村背境和低教育程度有相當關係。只有五分一的中國籍問卷調查受訪者答對全部八題關於愛滋病和性病傳染途徑和預防方法的問題。三分一的受訪者的性病愛滋病知識屬於低。這種低性病愛滋病感染率、低知識水平和高風險認知的狀況，正正說明現時是一個及時開展預防和教育干預工作的千載難逢的良機。當局如果錯失了這個良機，後果可能很嚴重，因為仍有相當部份的客人無視自身和其他人的健康而拒絕使用安全套。再加上這群性工作者的流動性和客人的跨國背境，性病一旦被傳播，很快會演變成一區域性問題。

表七、中國籍受訪者的性病愛滋病知識和態度

	人數	百分率
如果無套性交，感染愛滋病的可能性是：		
非常可能	59	52.2%
可能	47	41.6%
不大可能	6	5.3%
非常不可能	1	0.9%
是否害怕受愛滋病感染		
非常害怕	97	85.8%
害怕	15	13.3%
不害怕	1	0.9%
性病愛滋病知識		
非常高(答對全部八條問題)	24	21.2%
中等(答對6-7條問題)	49	43.4%
低(答對4-5條問題)	28	24.8%
非常低(答對0-3條問題)	12	10.7%
平均性病愛滋病知識得分	6 (SD=2)	

客人使用暴力的情況

上文提及，客人使用暴力是致使性工作者無法使用安全套的障礙之一。暴力的使用亦使性工作者無法要求客人遵守雙方在交易前達成的協定。我們的問卷調查資料顯示，性工作者遭受客人暴力對待的情況非常嚴重。差不多一半的受訪者在過去一年曾遭客人暴力對待。約四分之一（24%）曾被客人使用輕度肢體暴力對待（包括以物品拋擲、推撞、大力抓著和掌摑）。約二成（17%）曾被客人以嚴重肢體暴力對待（包括拳打腳踢、口咬、以攻擊性武器（如刀或槍）指嚇、企圖至使窒息和以攻擊性武器（如刀或槍）攻擊）。客人對性工作者使用性暴力是一非常普遍的現象。超過四成（42%）受訪者曾在過去一年遭受客人性暴力對待（包括威脅或以暴力強迫口交、肛交和性交）。

表八、中國籍受訪者過去一年遭受客人暴力對待的情況

	人數	百分率
言語暴力 (以言語辱罵)		
有	52	46.4%
沒有	60	53.6%
輕度肢體暴力(包括以物品拋擲、推撞、大力抓著和掌摑)		
有	27	24.1%
沒有	85	75.9%
嚴重肢體暴力(拳打腳踢，口咬，以攻擊性武器 (如刀或槍)指嚇，企圖至使窒息，和以攻擊性武器 (如刀或槍)攻擊)		
有	19	17.0%
沒有	93	83.0%
性暴力 (包括威脅或以暴力強迫口交，肛交和性交)		
有	47	42.0%
沒有	65	58.0%

非中國籍受訪者

個人背景

在非中國籍問卷調查受訪者中，俄羅斯籍受訪者平均年齡最輕（25.3歲），其次為越南籍受訪者（25.7歲），平均年齡最大的是泰國籍受訪者（33.2歲）。至於教育程度，俄羅斯籍受訪者的平均教育程度最高。差不多三成（31.8%）的俄羅斯籍受訪者有大學或以上的教育程度，而全部的俄羅斯籍受訪者有中學教育程度。越南和泰國籍受訪者的教育程度相若。大部份的越南（72.3%）和泰國（65.6%）受訪者有中學教育程度。和中國籍的受訪者比較，這些非中國籍受訪者的教育程度是相對較高。由於她們的教育程度相對較高，相當部份的非中國籍受訪者有一定的英語能力。在三群受訪者中，俄羅斯籍的受訪者英語能力最高。接近一半的俄羅斯籍受訪者（46.5%）自評英語能力良好。越南和泰國籍受訪者的英語能力相對較弱。只有少過一成的越南（8.3%）和泰國（8.5%）受訪者表示自己英文能力良好。有接近三成（27%）的越南籍受訪者完全不懂英文。

至於來源地，所有俄羅斯籍受訪者也是來自城鎮或城市。相比之下，有超過二成（21%）的越南和接近六成（58%）的泰國籍受訪者是來自農村。相較於中國籍的受訪者，其中有一半是離婚人士，這些非中國籍的受訪者大部份是單身人士。接近四分之三（74%）的俄羅斯、七成（68%）的越南和六成（56%）的泰國籍受訪者是單身。只有泰國籍受訪者中比較多離婚人士（22%）。和我們的中國籍受訪者相同，絕大部份的非中國籍受訪者與家人保持經常性聯繫。表示有與家人保持經常性聯繫的俄羅斯、越南和泰國籍受訪者依次為98%、99%和100%。和中國籍受訪者相似，這些非中國籍的受訪者亦是家庭的經濟支柱，對家庭經濟作出貢獻。表示有固定匯款給在家鄉的家人的俄羅斯、越南和泰國籍受訪者依次為85%、85%和97%。至於孩子方面，泰國的受訪者比較多有孩子（52.6%）。只有非常少數的中國籍受訪者有吸毒問題。相對她們，吸毒的情況在非中國籍的受訪者中，特別是泰國和俄羅斯籍受訪者比較普遍。有約一成的俄羅斯和泰國籍受訪者有吸食毒品的習慣（詳情見表九）。

表九、非中國籍受訪者的個人背景

	俄羅斯		越南		泰國	
	人數	百分率	人數	百分率	人數	百分率
平均年齡	25.28 (SD=3.03)		25.96 (SD=4.60)		33.20 (SD=7.34)	
教育程度						
沒受過正規教育	0	0%	5	2.0%	1	1.7%
小學	0	0%	39	15.9%	12	20.7%
初中	3	6.8%	84	34.3%	15	25.9%
高中	10	22.7%	93	38.0%	23	39.7%
職業培訓	17	38.6%	10	4.1%	4	6.9%
大學或以上	14	31.8%	13	5.3%	3	5.2%
英文程度						
完全不懂	1	2.3%	71	27.0%	3	5.1%
不好	4	9.3%	63	24.0%	16	27.1%
普通	18	41.9%	106	40.3%	35	59.3%
良好	20	46.5%	22	8.3%	5	8.5%
來源地						
農村	0	0.0%	55	21.0%	33	57.9%
鎮	3	7.1%	70	26.7%	7	12.3%
城市	39	92.9%	85	32.4%	11	19.3%
其他	0	0.0%	52	19.8%	6	10.5%
婚姻狀況						
已婚/同居	5	11.7%	58	22.2%	13	22.1%
離異/喪偶	6	13.9%	25	9.5%	13	22.1%
單身	32	74.4%	177	67.8%	33	55.9%
與家人保持經常性聯繫						
有	42	97.7%	258	98.5%	59	100.0%
沒有	1	2.3%	4	1.5%	0	0.0%
固定時間匯款給家人						
有	35	85.4%	219	84.6%	57	96.6%
沒有	6	14.6%	40	15.4%	2	3.4%
孩子						
有	6	14.0%	70	26.7%	30	52.6%
沒有	37	86.0%	192	73.3%	27	47.4%
吸食毒品						
有	5	11.6%	13	5.0%	8	13.6%
沒有	38	88.4%	246	95.0%	51	86.4%

來澳過程和歷史

與中國籍受訪者相似，大部份的非中國籍受訪者都不是第一次來澳門工作。只有17.4%的俄羅斯、13.6%的越南和24%的泰國籍受訪者是首次到澳門工作。有一位俄羅斯籍受訪者在1998年就曾到澳門工作。最早到澳門工作的越南籍受訪者是在1995年到澳門。而最早到澳門工作的泰國籍受訪者在1999年到達。大部份非中國籍受訪者初次到澳門工作的年份介乎2006年至2007年間。在這期間初次到澳門工作的俄羅斯、越南和泰國籍受訪者百分比分別為34.8%、56.4% 和50.4%（詳見表十）。

表十、非中國籍受訪者的移民歷史

初次到澳門工作年份	俄羅斯 (有效問卷=34)		越南 (有效問卷=236)		泰國 (有效問卷=42)	
	人數	百分率	人數	百分率	人數	百分率
1995	0	0.0%	1	0.4%	0	0.0%
1997	0	0.0%	2	0.8%	0	0.0%
1998	1	2.9%	0	0.0%	0	0.0%
1999	1	2.9%	2	0.8%	1	2.4%
2000	0	0.0%	1	0.4%	1	2.4%
2001	1	2.9%	7	2.9%	1	2.4%
2002	4	5.8%	7	2.9%	0	0.0%
2003	1	2.9%	7	2.9%	1	2.4%
2004	4	11.6%	11	4.4%	3	7.2%
2005	4	11.6%	23	9.2%	4	9.6%
2006	5	14.5%	50	20.0%	9	21.6%
2007	7	20.3%	91	36.4%	12	28.8%
2008	6	17.4%	34	13.6%	10	24.0%

性病愛滋病感染情況

令人鼓舞的是，在愛滋病病毒抗體快速測試中，沒有任何一位受訪者被驗出是陽性。但總共有9位非中國籍受訪者被快速測試驗出曾經感染梅毒。其中有5位來自俄羅斯、3位來自越南和1位來自泰國（詳見表十一）。和中國籍受訪者一樣，非中國籍受訪者的性病感染比率遠低於其他地區的調查（Choi, Chen & Jiang, 2008）。

表十一、非中國籍受訪者性病愛滋病感染情況

	俄羅斯		越南		泰國	
	人數	百分率	人數	百分率	人數	百分率
梅毒						
陽性	5	10.9%	3	1.1%	1	1.7%
陰性	41	89.1%	265	98.9%	57	98.3%
愛滋病抗體						
陽性	0	0.0%	0	0.0%	0	0.0%
陰性	46	100.0%	268	100.0%	58	100.0%

安全套使用情況

雖然目前在澳門工作的性工作者性病感染比率普遍偏低，但我們不能對她們受性病愛滋病感染的風險掉以輕心。這是因為與客人沒有使用安全套性交和安全套滑落和破裂的情況仍然普遍。在俄羅斯的受訪者中，在過去三個月每次也與客人使用安全套的比率為86%，相對越南的68%和泰國的69%為高。與中國籍受訪者相同，在非中國籍受訪者中，使用安全套的主要障礙是客人喝了酒和與客人關係熟絡。這情況在俄羅斯籍受訪者中特別普遍。超過三成的俄羅斯籍受訪者表示在最後一次與客人進行無套性交時，客人曾經喝了酒。相對的數字在越南和泰國籍受訪者中分別為21.9%和16.3%。而表示在最後一次無套性交時與客人關係熟絡的俄羅斯籍受訪者有40.6%，越南籍受訪者有15.2%，泰國籍受訪者有16%。表示曾在過去三個月發生過安全套滑落的俄羅斯籍受訪者有31.7%，越南籍受訪者有19.8%，泰國籍受訪者有20%。表示在過去三個月曾發生安全套破裂的俄羅斯籍受訪者有16.2%，越南籍受訪者有20.8%，泰國籍受訪者有10.9%（詳見表十二）。

表十二、非中國籍受訪者安全套使用情況

	俄羅斯		越南		泰國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過去三個月每次也與客人使用安全套						
有	36	85.7%	160	68.4%	36	69.2%
沒有	6	14.3%	74	31.6%	16	30.8%
最後一次無套性交的客人喝了酒						
是	12	35.3%	47	21.9%	8	16.3%
不是	4	11.8%	67	31.2%	7	14.3%
不知道	18	52.9%	101	46.9%	34	69.4%
與最後一次無套性交的客人的熟悉程度						
完全不熟悉	13	40.6%	132	63.4%	41	82.0%
不是很熟悉	6	18.8%	42	20.5%	1	2.0%
有點熟悉	3	9.4%	19	9.3%	7	14.0%
非常熟絡	10	31.2%	12	5.9%	1	2.0%
過去三個月曾發生安全套滑落						
是	13	31.7%	47	19.8%	11	20.0%
否	27	65.9%	190	80.2%	44	80.0%
過去三個月曾發生安全套破裂						
是	6	16.2%	50	20.8%	6	10.9%
否	31	83.8%	190	79.2%	49	89.1%

性病愛滋病知識和態度

相對於泰國籍受訪者，俄羅斯和越南籍的受訪者對愛滋病的風險評估較高。有超過一半的俄羅斯（54.3%）和越南（54.9%）受訪者認為如果與客人性交而沒有使用安全套，她們是非常可能受愛滋病感染。對相同問題，答非常可能的泰國籍受訪者只有3.4%。相反，只有少過二成的俄羅斯和越南籍受訪者認為就算與客人無套性交，也不可能受愛滋病感染。但對相同問題答不可能的泰國籍受訪者就有超過七成（71.2%）。雖然不同國籍的受訪者對愛滋病風險的評估存在明顯差異，但絕大部份的受訪者（超過九成）表示很害怕受愛滋病感染。至於性病愛滋病的知識方面，以俄羅斯的受訪者的知識最豐富，有超過二成（23.4%）答對全部八條的知識問題。這可能與她們較高的教育程度有關。相對地，越南和泰國的受訪者性病愛滋病知識普遍貧乏。有超過一半的越南（51.3%）和泰國（50.9%）受訪者性病愛滋病知識屬於低或非常低（詳見表十三）。

表十三、非中國籍受訪者的性病愛滋病知識和態度

	俄羅斯		越南		泰國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如果無套性交，感染愛滋病的 可能性是：						
非常可能	25	54.3%	145	54.9%	2	3.4%
可能	14	30.4%	71	26.9%	15	25.4%
不大可能	5	10.9%	22	8.3%	42	71.2%
非常不可能	2	4.4%	26	9.8%	0	0.0%
是否害怕受愛滋病感染						
非常害怕	35	74.5%	217	81.0%	41	69.5%
害怕	9	19.1%	34	12.7%	17	28.8%
不害怕	3	6.4%	14	5.3%	1	1.7%
性病愛滋病知識						
非常高(答對全部八條問題)	11	23.4%	37	13.6%	6	10.2%
中等(答對6-7條問題)	19	40.4%	95	35.0%	23	39.0%
低(答對4-5條問題)	11	23.4%	66	24.2%	20	33.9%
非常低(答對0-3條問題)	6	12.7%	74	27.1%	10	17.0%
平均性病愛滋病知識得分	6 (SD=1.7)		4.9 (SD=2.3)		5.2 (SD=1.8)	

客人使用暴力的情況

可能因為非中國籍受訪者全部是在室內場所工作，她們遭受客人暴力對待的比率相對中國籍的受訪者較低。但是客人對非中國籍受訪者使用暴力的情況仍是很普遍。有超過三成（34.3%）的非中國籍受訪者表示曾在過去一年遭受客人暴力對待。表示曾受客人言語辱罵的俄羅斯、越南和泰國受訪者分別為18.6%、5.8%和27.3%。在過去一年曾遭受客人輕度肢體暴力（包括以物品拋擲、推撞、大力抓著和掌摑）對待的俄羅斯籍受訪者有25.6%，越南籍受訪者有14.6%，泰國籍受訪者有14%。曾受客人嚴重肢體暴力（包括拳打腳踢、口咬、以攻擊性武器（如刀或槍）指嚇、企圖至使窒息，和以攻擊性武器（如刀或槍）攻擊）對待的俄羅斯籍受訪者有7%，越南籍受訪者有8.5%，泰國籍受訪者有8.8%。在過去一年曾遭受客人性暴力（包括威脅或以暴力強迫口交，肛交和性交）對待的俄羅斯籍受訪者有18.6%，越南籍受訪者有24.4%，泰國籍受訪者有15.8%（詳見表十四）。

表十四、非中國籍受訪者過去一年遭受客人暴力對待情況

	俄羅斯		越南		泰國	
	人數	百分率	人數	百分率	人數	百分率
言語暴力 (以言語辱罵)						
有	8	18.6%	67	25.8%	15	27.3%
沒有	35	81.4%	193	74.2%	40	72.7%
輕度肢體暴力 (包括以物品拋擲，推撞，大力抓著和掌摑)						
有	11	25.6%	38	14.6%	8	14.0%
沒有	32	74.4%	222	85.4%	49	86.0%
嚴重肢體暴力 (拳打腳踢，口咬，以攻擊性武器 (如刀或槍)指嚇，企圖至使窒息，和以攻擊性武器 (如刀或槍)攻擊)						
有	3	7.0%	22	8.5%	5	8.8%
沒有	40	93.0%	238	91.5%	52	91.2%
性暴力 (包括威脅或以暴力強迫口交，肛交和性交)						
有	8	18.6%	61	24.4%	9	15.8%
沒有	35	81.4%	189	75.6%	48	84.2%

總 結

全部參與問卷調查的中國籍受訪者都是自僱的中低檔性工作者。在以下一章我們總結這個調查對她們個人背景、工作環境、性病愛滋病知識、安全套使用和客人對她們使用暴力情況的主要發現。

1. 大部份的中國籍受訪者來自社會的草根階層。她們很多是來自中國農村的離婚婦女，因本身教育程度不高，而在相對大的年紀投身性工作以賺取生計照顧家人生活。
2. 約一半的受訪者在未到澳門前已經從事性工作。她們大部份是透過朋友介紹而加入行業。絕大部份在到澳門工作後仍與家人保持經常性聯繫，同時亦定期匯款給在家鄉的家人。這些資料否定了她們是被人口販子販賣到澳門從事性工作的可能性。
3. 這些中低檔的性工作者向客人收取一個很低的費用。因為收費低，她們每天必須服務起碼四至八個客人才能取回成本。
4. 雖然大部份中國籍受訪者英語能力很低，但她們卻經常會服務不同國籍的客人，包括澳門和香港的中國人、台灣和中國大陸的男性、日本人、印度／巴基斯坦籍人士、菲律賓人、白種人和黑人等。

5. 這些女性的工作環境大部份有欠理想。雖然大部份也持有合法的旅遊簽證，但沒有持有合法的工作簽證，她們無時不生活在員警掃黃和拘捕的恐懼中。大部份受訪者對現時澳門關於性工作的法例缺乏理解，亦投訴警方很少向她們解釋拘捕她們的理由。
6. 除了被拘捕的危險外，中國籍的受訪者在工作中亦要面對很大的健康風險。仍有相當部份的客人不顧自身和他人的健康而拒絕使用安全套。亦有很多客人向性工作者使用暴力。雖然沒有中國籍的性工作者在愛滋病抗體測試中呈陽性，而梅毒的感染率亦相對很低，但仍有部份性工作者未能每次與客人性交時也使用安全套。要強調的是，這問題的主要責任在於客人而非性工作者。
7. 安全套使用的主要障礙包括客人拒絕、客人喝了酒、與客人關係熟絡、經濟壓力和客人使用暴力。競爭力弱的性工作者包括年紀大和新來的性工作者特別容易接受客人不使用安全套但額外付費的要求。
8. 客人使用暴力的問題嚴重。超過六成（59.3%）的中國籍性工作者在過去一年曾遭受至少一種，包括言語、肢體或性暴力對待。
9. 大部份中國籍的性工作者面對很大的經濟壓力。經濟壓力的來源主要有三：現時澳門的法例迫使這些性工作者在申請簽證延期前必須先到另外一國家。購買來回機票的費用對大部份受訪者造成很大負擔。頻繁的掃黃和搜捕行動對受訪者生計造成很大打擊。經濟壓力再進一步增加了這群性工作者接受以比較高的價錢向客人提供無安全套的性服務。

10. 現時大部份針對性工作者的健康教育活動主力在安全套的使用方面，但其實安全套滑落和破裂的情況比不使用安全套的問題更嚴重。安全套滑落可能是因安全套質量欠佳，亦可能是因為安全套呎碼不合身，或是客人和性工作者皆缺乏使用安全套的正確知識和方法，亦可能是客人故意把安全套拉下。
11. 可能因為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和農村背景的關係，大部份中國籍受訪者的性病愛滋病知識很貧乏。
12. 雖然知識欠奉，但大部份受訪者很關心自身的健康，亦很擔心感染愛滋病的風險。她們普遍歡迎政府提供的教育和免費測試服務。

我們的非中國籍受訪者包括俄羅斯、越南和泰國女性，以下總結是次對她們調查的主要發現：

1. 與中國籍受訪者比較，非中國籍受訪者相對較年輕。
2. 與中國籍受訪者比較，非中國籍受訪者的教育水平相對較高。超過三分一的俄羅斯籍受訪者有大學或以上學位。但越南和泰國籍受訪者教育程度就較低。有差不多兩成的越南和泰國籍受訪者只有小學或以下學歷。
3. 至於英語水平，俄羅斯籍受訪者的英語水平最高，約一半英語水平良好。越南和泰國籍受訪者的英語水平較差，約一半的越南籍受訪者自評英語水平很差或是完全不懂。屬於這一行列的泰國籍受訪者有約三分之一。
4. 大部份非中國籍受訪者是單身人士。絕大部份與家人保持經常性聯繫。超過八成有定期匯款給在家鄉的家人。這些資料證明和中國籍受訪者相同，這些非中國籍受訪者是因經濟原因而加入性工作行列。她們是家庭經濟支柱。
5. 愛滋病病毒抗體快速測試結果顯示，沒有非中國籍受訪者呈陽性。九位受訪者在快速測試中證實曾經感染梅毒。
6. 俄羅斯、越南和泰國籍受訪者在過去三個月每次皆與客人使用安全套的比率是85.7%、68.4% 和69.2%。與中國籍受訪者面對的問題相同，她們使用安全套的主要障礙是客人喝了酒和與客人關係熟絡。

-
7. 與中國籍受訪者相同，安全套滑落和破裂的問題在非中國籍受訪者中很普遍。
 8. 與中國籍受訪者比較，俄羅斯籍受訪者對性病愛滋病的知識相對豐富。但有超過一半的越南（51.3%）和泰國（50.9%）受訪者性病愛滋病知識屬於低或非常低。
 9. 雖然客人使用暴力的問題在非中國籍受訪者中沒有像在中國籍受訪者中那麼嚴重，但仍是一相當普遍的問題。超過三成的非中國籍受訪者在過去一年曾遭受客人的言語、肢體或性暴力對待。

政策建議

根據是次調查的結果，我們對現時關於澳門性工作者的政策有如下建議：

1. 因為客人拒絕使用安全套是造成性工作者和公眾健康風險的主要原因，我們認為未來的關於性病愛滋病的公眾健康教育應著重以下幾點：
 - 使男性明白性病愛滋病長遠對健康的負面影響。
 - 強調男性有責任保護自己和性伴侶不受性病愛滋病的感染。
 - 使男性明白為了一時的快感而沒有和非固定性伴侶使用安全套所可能帶來的後果。
 - 使男性明白酒精和不安全性行為的關係。
 - 當局應制定特別的性病愛滋病教育項目予可能向性工作者購買服務的士，例如透過與某些行業公司和醫療部門合作向這些男客人提供性病愛滋病的知識。
2. 因為澳門已成為亞太區的一個主要消閒娛樂中心，每天從世界各地前來澳門觀光和耍樂的訪客人數眾多。當局應以適當的途徑向旅客傳遞有關性病愛滋病的資訊。這些資訊亦應有多國主要語言如中文和英文的譯本。
3. 因為大部份中國、越南和泰國籍性工作者來自農村和教育程度偏低，未來的針對性工作者教育干預工作應著重以下幾方面：
 - 為了使性病愛滋病的資訊可有效傳達到這些社群，除了中文資訊外，當局亦應向她們提供越南文、泰文和俄羅斯文的譯本。
 - 因為大部份在澳門工作的性工作者是短期移民，當局應考慮以適當的途徑向旅客免費提供這些資訊。
 - 因為大部份中國籍性工作者被排除在澳門現時的性病監測系統之外，當局可考慮向她們提供定期的外展服務，派發性病愛滋病的教育小冊子，和進行免費性病愛滋病測試服務。

- 當局應考慮在這些性工作者工作的旅館放置性病愛滋病的教育小冊子。我們的外展經驗證明，要取得旅館負責人的合作並非很困難的事，而絕大部份性工作者是非常希望得到這些資訊的。
 - 這些教育資訊亦應向到政府接受愛滋病病毒抗體測試的非中國籍性工作者派發。我們留意到雖然現時政府的化驗所內也有擺放這些資訊，但只有少數到化驗所的性工作者會主動拿起這些資訊閱讀。主要原因是因為這些資訊大部份都是以中英文書寫。為了增加非中國籍性工作者的性病愛滋病知識，應每次也向她們提供以其母語書寫的相關資訊。
 - 性工作者在社會是一非常邊緣的社群。在澳門的性工作者尤甚，因為她們大都是外地人。作為一個地方的外來者，她們對本地的醫療體系和服務缺乏瞭解。我們因此提議政府向她們提供免費或收費合理的外展性病愛滋病檢查。在我們調查期間，我們向中國籍性工作者提供的免費快速梅毒和愛滋病測試大受歡迎，這說明性工作者對這服務的需求殷切。
 - 長遠我們提議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合作向性工作者提供外展和其他教育服務。香港和世界各地的經驗證明，這個合作模式比政府直接向性工作者提供服務更有彈性和更能取得這社群的信任。
4. 關於我們對安全套使用主要障礙的分析，我們提議外展服務應著重以下幾方面：
- 協助性工作者發展有效應付醉酒客人的對策和技巧。
 - 向性工作者解釋和熟客無套性交所可能造成的健康風險，和協助性工作者發展游說熟客使用安全套的技巧。

- 向性工作者示範正確使用安全套的方法，對於從農村來和新加入性工作行列的性工作者，這尤其重要。
 - 找出造成安全套滑落和破裂的主要原因，並向性工作者提供相關的預防方法。例如建議性工作者預備不同呎碼的安全套供客人使用。
5. 客人對性工作者使用暴力的問題在澳門非常嚴重。暴力不單對性工作者身心造成損害，它更防礙性工作者要求客人使用安全套。客人對性工作者使用暴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客人相信性工作者是可以侵犯的，這和性工作者在社會中普遍受到歧視，和她們不敢輕易報警有關。要減少客人對性工作者使用暴力，長遠來說我們必須改變社會對性工作者的標籤和歧視，她們和所有人一樣也應受尊重，擁有公民應有的權利和受警方保護。要減少客人對性工作者使用暴力，性工作者必需勇於向警方舉報客人的暴行。目前性工作者對警員失去基本信任我們很難游說性工作者積極向警方舉報客人的暴力行為。要改變這情況，建議警方檢討並重視他們對性工作者（尤其是街頭性工作者）的溝通和行為。說到底，客人對性工作者使用暴力並非單純是性工作者的個人健康問題，它還關乎澳門的公共健康和國際聲譽。

參考文獻

- Choi, S.Y.P., Chen, K.L. & Jiang, Z.Q. 2008. Client perpetuated violence and condom failure among female sex workers in south western China.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Association)*, 35(2) : 141-146.
- Choi, S.Y.P. & Holroyd E. 2007. The influence of power, poverty and agency on condom negotiation among female sex workers in Mainland China. *Culture, Health & Sexuality*, 9(5):489-503.
- Choi, S.Y.P. & David, R. 2007. Law Enforcement, Public Health, and HIV/AIDS in China. In Paul G. Harris & Patricia D. Siplon (eds.) *The global politics of AIDS*. London: Lynne Rienner. Pp. 137-154.
- Hyde, Sandra. 2007. *Eating Spring Rice: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AIDS in Southwe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37-39.
- Yan Hong, Xiaoyi Fang, Xiaoming Li, Yang Liu, Mingquiang Li and Tom Tai-Seale. 2010. Self-Perceived Stigma,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uicidal Behaviors Among Female Sex Workers in China. *J Transcult Nurs* 2010 21: 29
- Goodyear, M D E. 2008. Incarceration of female sex workers in China and STI/HIV. Programmes that are not rights-based are doomed to fail. *Sex Transm Infect* 2008;84:1-2.